

父母的电话

清冷的早晨,我裹上厚厚的棉衣,步履匆匆赶到办公室。这时手机响了,屏幕上显示是父亲,我笑了。

“起床没?”这是我接通电话后听到的第一句。

“什么话,我已经坐在办公室了!”我不服气地反击他。

“今天怎么这么早?”他显然不信。

“我每天都是如此努力工作的。”我试图扭转在他心目中懒女儿的形象。

“今天中午吃啥饭?”他明显不愿和我再继续这一话题。

“随便吃点啥都行。”我心中乐开了花,却佯装不懂。

“那可不行,今天是你生日,中午得吃点好的。”我再也控制不住,哈哈大笑起来。

临近下班,母亲又打来电话问:“中午吃啥饭?”我说:“我决定听我爹的,去吃点好的。”

母亲说:“别提那个老头了,大早上一醒来就说,‘今天俺闺女生日,我得打个电话’。我说你还没睡醒,这么早打电话耽误你睡觉,他等到八点才又打给你。”

我家兄妹三人,哥哥一家长在外,妹妹也在地工作,我虽然是兄妹三人中距离父母最近的,但因为工作的关系,陪他们的时间也不多。尤其是结婚后,我能强烈地感觉到父母对我的依赖,若两三天不打电话回家,父母准会主动打来。

父母真的老了,变得像孩子一样缠人。每个周末,母亲定会打来电话,也不说别的,有时告诉我她做了什么好吃的,或者是嘱咐我天冷了加衣服,这些话潜在的意思

是告诉我已经好几天没回去了。

人老了睡得少,他们习惯在早上给我打电话。当尖锐的电话铃声把我从酣梦中叫醒时,听到的只是一句“你今天回来不”,且不说劳累了一周想睡到自然醒,我也有家,有家务啊。想到一心渴望我回家的父母,不知体谅我工作辛苦和生活劳碌,便有些烦躁。

几次三番,我终于没有了耐心,在又一个清早被电话吵醒后冲母亲大声嚷嚷:“妈,你能不能不要大早上打电话来,我困死了!”母亲连说:“好,好……我不打了,你睡吧。”隔几天,母亲又打电话问同样的问题,只是那语气怯怯的。

想到这里,我心头有温暖和感动,还有内疚。我决定下午下班后回家看看,故意不提前告知。果然,父母看到我,眼中满是惊喜。母亲转身去厨房加菜。

因为第二天要上班,晚饭后我还得返回城里。父母跟着走出来,站在村口送我,看着车子远去,仍旧举着手灯大声说,路上慢点。

我脑海里又浮现出以前父亲送我时的一个场景。下了公路,到家还要走一段破旧的老路,那条路每到下雨就泥泞不堪。那次也是从家返回,父亲推着电动车要把我送出泥泞的路口,看到他弯腰吃力的样子,我坚持要自己推。他不服气地说:“你还能比我有劲!”固执地把我送到平坦的公路上。

想到这里,我回头看,远处那一束微弱的灯光依旧照着我走过的那段路。乡村寂静的夜晚,我仿佛又听到父亲那声“天黑,开车慢点”,这叮嘱,有担心,有欣慰。

(马素丽 淮阳县人大办公室)

纯粹地活着



有家长在和李老师沟通,本来打个招呼就要过去的,可孩子妈妈又拉着孩子爸爸,向他介绍我,说这位就是孩子的班主任。其实,我对这个介绍是不喜欢的,有些家长这样说话也是有功利性的,可是介绍过后,孩子爸爸真诚地向我伸出手,和我握手。我和家长在做简单的交流,我的学生却一直躲在他爸爸背后,害羞地笑着。唤他,他只是笑。后来终于站在我的面前,却不抬头看我。问他为什么不敢看我,仍是低着头,再三询问,终于告诉我,是因为想起我批评人时的样子。说这话,好像人家也不怕我,就只是低着头。我告诉他,希望下一次再见时,他能有勇气站在我面前,可以与我对视。告别时,孩子爸爸双手合十,深深地朝我鞠了一躬。平生第一次受此礼遇,真是折煞我,再深的还礼也是无力的,最好能化作一种动力吧,更好地去做些纯粹的事情。

进了校园,好开心,见到了一个更纯粹的人,纯粹得让你一见便会心生欢喜的人。我们有过简单的交流,更多的时候是通过文字相互了解。有些零零散散的印象,知道其是个精灵一般的人,有一双说话时带着笑意的眼睛。就是这样一个人,对工作执着付出,遇到每一件事,都是用心对待,不曾抱怨过,只是纯粹地去解决问题,只是纯粹地去做事情。对家庭,对孩子,对学生,对工作,那份真诚,那份执着,深深地打动着我。

人是具有感召力的,你是什么样的人,或者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,你的身边就会慢慢聚集这样的人。很感谢,有一天,我遇上了一个纯粹的人,身边纯粹的人居然就这样多了起来。我喜欢这样一群朋友,喜欢这样的生活。

(王春霞 周口七一一路二小)

纯粹,从没想过这个词语可以形容生活,也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如此享受这样的生活。自认为是凡夫俗子,被各种欲望支撑着,为各种欲望忙碌着,忙着忙着好像忙去了一些东西,丢掉了朋友间的喧嚣,丢掉了漂亮衣服的渴望……好像在朋友圈里感慨过,有朋友回复说,这是老的开始。如果“老”是这样的感觉,我真的喜欢,我愿意就这样安安静静地一步步走下去。

早晨,领导指派去听报告。无所谓喜欢不喜欢。学习总归是好的,只是少上了一节课。其实,课堂也是一个纯粹的地方,当你专心与孩子交流的时候,孩子也会安静的。记起那一天讲古诗,一百多人的教室,那个最后排角落里的捣蛋家伙居然坐得笔直,安安静静的。

下午放学,送学生们出校门时,看见

父爱无言

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传统而又严肃的男人,做过军人的他不苟言笑,对我又极严厉,所以我从小就怕他。

父亲转业那年我才10岁,正是调皮的年龄。新家离沙颍河很近,那河里不时跃起的鱼儿啊,岸边摇曳的野花啦,无时无刻不牵动着我的神经。尽管长辈们一再告诫我不要去河边,可我少年特有的青春躁动哪能被禁锢得住呢?所以,好多次还是偷偷溜到河边玩耍。有一次,我和几个小伙伴玩得太过疯,不觉忘记了危险,结果一不小心滑进了河里。幸亏河水尚浅,只是喝了口水,弄湿了衣服。上岸之后,我开始害怕。之所以害怕,不是因为刚才落水受到了惊吓,而是害怕自己这一身水回家怎么跟父母交代。几个小伙伴也知道我父亲的“凶猛”,于是走的走,跑的跑,一哄而散。我的心怦怦直跳,怎么办?我该怎么办?父亲这回还不得打断我的腿?极度恐惧的我不由哇哇大哭。

真是怕什么偏偏来什么。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,一个声音传来:“刚子,你怎么了,哭什么?”天啊,是父亲的声音!是我那可怕的父亲来了!“爸,我……”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想,一场风暴就要来临了。

奇怪的是,一贯严厉的父亲没有像平时那样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,而是平和地说:“哦,看来是没事。走吧,咱们回家。”接着,父亲脱下他的上衣包住了正在颤抖的我,拉起我的手往家走。那一刻,我觉得父亲的手很温暖,很厚实,但我依然很恐惧。

母亲当时不在家,是父亲笨手笨脚地给我换了一身干衣。我既不敢哭也不敢看父亲的脸,心里默默祈祷:“妈妈,你快点回来吧。”

父亲坐了下来,奇怪地说:“刚子,今天的事不要告诉你妈,省得她絮叨。你知道吗,今天的事很危险。你不会游泳,从明天开始



我就教你。但在你学会游泳之前,一定不能再去河边了。”我半懂不懂地点了点头。这就算完了?不打不骂就这样结束了?我不敢相信。

我知道父亲一直很忙,可是从第二天起,父亲真的就开始带着我下河游泳了。沙颍河清澈宽阔,父亲护着我,拖着我,拽着我,十几天后,我学会了游泳。在这十几天里,父亲虽然从来没有表露出对我刻意的关照,但我却能够感觉到他对我在的在意和期待。在我学会游泳后,父亲说:“学会了游泳并不是说你今后就可以随便下河了。这是一种技能,可以在关键的时候保护你,懂吗?爸爸不是严厉,等你长大了,你就明白了。”

是啊,当天我也成为一名父亲的时候,我完全明白了父亲当初说的那些话的含义。爱无疆域,很多时候,父爱是无须多言的。

(王旭东 川汇区交通局)

冬天来访

冬天来了。每次冬天来访,总会带来很多记忆和感触。

我站到窗户旁,放眼向外望。没有风,雪花开满天地。几棵脱光叶子的桐树,枝杈乌黑,几朵蓬桐籽像巨鸟的巢。不远处一个卖胡辣汤的摊子,橘黄色的油布棚,古朴的矮桌矮凳,包裹着白色棉布的汤锅散发着香味,半人高的枣木长条桌上摆放着一摞摞白色的瓷碗。胡辣汤摊儿在雪中像安徒生笔下的童话,我甚至疑惑着那个穿高领大衣的人就是安徒生,他正坐在矮桌旁,香香地喝汤。附近学校的楼上,覆盖着一层薄雪,像美丽的宫殿,琅琅书声不时传来。很多行人,打着多彩的小伞,行走在飘雪的小街。

那年我在安阳一家工地,夜晚,寒风从露缝的工棚外刮进来。我们口里连连说:“这冬天,这冬天。”穿了毛衣裤,裹紧被褥,抵御着冬天的严寒。天未亮,哨子声响起来,我们钻出被窝,缩着脖子,跑去伙房吃饭。围墙外的几棵断头梧桐树上,亮着几颗星星,泛白的天边,几溜彩霞。地面有水的地方,结了冰。白天干活都很卖力,这样可以暖和身体。心里隐隐发愁,夜晚该怎么办?晚上下工,工棚里出奇的明亮。进去看,暖意融融,乐了。原来老黄弄了两个千瓦棒来。老黄得意地笑着,有人忙递给他一个烟卷,他撕一张书纸,放到千瓦棒上,纸先黄后黑,味,冒一股青烟,燃烧起来。他点燃香烟,说:“要注意安全啊。”工地的冬夜,温暖如春。

温州的冬天很短。感觉秋天刚过,春天就来了。我在温州打工有一段时间,对冬天的印象却很模糊。记得有天夜里刮



起了风,租住的小屋顶上不时落下什么东西,乒乒乓乓的。后半夜风停了,窗户上响起了沙沙的声音。觉得天亮得早,开门,原来夜里下雪了。雪已经停了,下得也不大,却让人们很欢喜。公司老板愉快得像过节,说是好几年没有下雪了。下午下班后,我被硬拉着去游山。一天的阳光,已经看不到雪了,偶尔在背阴处,还积着一小堆雪。去了工业区不远的什么山,山上还有寺庙。雪后的山,看上去很干净,山道、树木、石头、水潭,都一尘不染。阳光温暖,加上爬山运动,我们都脱去了外衣、毛衣,只穿着衬衣。我说:“这哪里像冬天啊?”同事接口:“这就是冬天啊。”

冬天其实比春天、夏天、秋天几位朋友都有趣。万物萧飒,酷寒冷清,却处处有梅花飘香;生命枯萎,孤寂凋零,冷冻的地层却孕育着春蕾。春花妍妍,夏雨蓬勃,秋果累累,这一切的美好都留给了静谧的冬天细细品味。

(焦辉 太康县文联)